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成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

亦如此若下文始自云不能皆以取備則乃是

也教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

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

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面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

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守

約是也

揚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揚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

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

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

為夫子笑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探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

顏子之學一作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樂

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

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者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二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

劉絢質夫錄

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口無之害甚於楊墨揚氏

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

故孟子只闢揚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口作其

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揚墨之害

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

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
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
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
惡誅作去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
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
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
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

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
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
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或曰釋氏地獄
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
誠貫天地人尚有不能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箒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在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
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

勇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劉絢質夫錄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盡之象君子以振

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為二者為

已為入之道也

為已為人吳本
作治已治以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弘之言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
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
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學者
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

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
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
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摠爲一已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

入關語錄

或云明道先生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

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禮無已可克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 無已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甚是

六經之言在涵濬中默識心通精義為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即作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

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為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

之用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

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

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

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

四凶四凶以此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

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

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

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為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

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為善亦是非禮無人欲暗

養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
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
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
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
高致不高致則門人道一作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只做

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

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

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

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

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

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人皆稱柳不惠為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

假如人言孔子為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

可信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

矣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耳剽臆度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多欲作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愈才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為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

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駃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老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

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 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為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為數十龍不當同為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

彼龍何能為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丘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

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占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

要立箇心此上一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為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為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為虎狼食貴人為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朽心為以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濬無有

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

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

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

假

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之氣

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

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必作已涸之氣却

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

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

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

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

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

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二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心作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

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此字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大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

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
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
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
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
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為君臣父子
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
為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
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
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

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

然持之

一本有必字

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
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齊
不齊則何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
下閏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
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
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

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張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主一矣然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一者無他只是整齊一作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妍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于此一作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

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撈摸故須入此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

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以作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孺使之化為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

懿於道得之更淵作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首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
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雖有無間暇終是二字無少功夫然思慮則儘
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作乎高深然
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
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
箇纖茲打訛真言是死主齊慎憚空歸乎自私老

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
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
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
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
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郊
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

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使不好只是要得斂怒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于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為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

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

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

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安安下字為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

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是得也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違道不遠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

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心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

公便喚做仁

一本有將字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

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

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

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於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

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
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
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
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已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為敬其
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
外不入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
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
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

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
然然亦是且口作為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
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
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
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
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
亦無人會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自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

道之無窮濶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
濶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文言
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
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
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
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
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為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為
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
以之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
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違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
之卒不違若違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
觀曾子臨死易箒之意便知其不違朝聞道夕死
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
君臣父子之道若違則不安也只夷言左社尚可
言隨其國俗至如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內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
是日哭則不飲不飲酒食肉以金衣況彈琴可乎

使其衷已忘則何必辨乎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貴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因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儒者其卒必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

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

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而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其處安其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為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略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說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為心所以然者只為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
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
理一無此字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
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
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
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
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
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
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
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
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
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
甚

敬則無已可克一有事始則須絕四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繫虜將去隨
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

也若拜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
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沉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
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
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
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
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
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尚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
亦不至於視隣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

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
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
聖人之任

警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
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
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
不思想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
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

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
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無聖人
之一字無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
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
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
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
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
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
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
生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
於子動則弑君弑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
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
不脩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
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弑亦
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所欲作以為之兆得可為
處便為如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

自己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比非孔子請
討之計一作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
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謀而後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
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
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
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
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

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
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
能如此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
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
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道如石
隕于宋而言隕石伯夷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
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
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
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爲應天之氣
豈可如此間別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
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况生麟
聖人爲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
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
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
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
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

者道既曰氣則便是

一作有

二言開闔已

一作便

是感

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
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
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
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
理皆具更下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
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
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下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
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
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
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
却卑說本便遺却未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
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

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
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
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
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
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且
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
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求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
此道也

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

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
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
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
於理則自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
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
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
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
無氣化之人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
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為
冬降霜雪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
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
如以金為器既成則自為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
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
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
如是則一作無此三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
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

言比至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
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垂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
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
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細縕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為志志為之主乃
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諳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
不知合和之後甘苦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

今之三或黑黑見則謂其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為
三三見則一二亡而為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
求一與二則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
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
其某物合其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
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
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
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

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
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
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
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
而已

五祀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

一作詎祀無之
字詎又作詎

言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宇廊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

鑑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

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

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

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

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

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不

答其問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

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

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

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
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
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
問及仲由爲此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
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
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
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
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
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
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
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
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
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
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
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
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
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
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
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

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
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
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
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
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遂無終之須以知為本
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
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
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

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
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
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
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

古之學者必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
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
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

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
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

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

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

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已待物

占所謂支子不樂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

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

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爲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此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理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口有之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口作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筭人生數處口作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已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

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為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
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
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
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
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
祖若止祭禩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禩
而不及高字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禘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

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
餘合食於其前是為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
於太祖廟以音羣廟之主合食是為禘魯所以有
禘者只為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
禘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禘言大事於大廟躋僖
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特祭即音當言有
事吉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
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
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圓丘而配以祖陶匏橐

軒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怒者入仁之門而怒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便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

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

不字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猶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

各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唯是心在人作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

安付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之無一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心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遂之則復有自西入遂得一人一

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
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
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
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眾豈非聖人之
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
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
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洲四海然九州四海
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

不能濟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

知苟以為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

情已以安百
姓須有所施

乃能安人此則自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
舜之事言孝者必言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

集大成若累土為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

成形乃名為義一作山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

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

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

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

方者言剛則害于地道故下不作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直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一作有深淺大小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

言止以至善日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學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作為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

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闕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中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

未免此敝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

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約

是部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其甚喜此論邂逅却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極問

康仲

口作

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

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

致知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溥淵泉方能出之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蓬豆簞簞自是不可施於今人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默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默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賸

作簡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

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
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恠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
是獸茅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
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嚙人北五臺者
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
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
許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
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為中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十二月初二日大雪滿園 語書子安云
未訪園基二局其初暇於此卷